

盼年的父母

李 勇

儿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冬令营,到韩国参加活动。乡下的母亲一天三遍电话,询问孙子能否吃饱、住得怎样、活动安排,末了,小声嘟囔了一句:“快过年了,还是过年好。”放下电话,我的心里百味杂陈。

记忆中的父母,最怕过年。花生、苹果这些水果不见踪影,单是四处漏风的老房子就让母亲伤透了心。母亲经常念叨:缸里的水结了一层厚冰,屋里冻得像冰窖,哪有心思过年?父亲也从不买鞭炮,一家人总是草草吃点饺子就睡觉了。不见笑容的父母总说:“年好过,睡一觉就过去了,平常日子不好过!”

小时候,每每除夕之夜都会站在院子里仰望星空看别人家放鞭炮,看着漫天璀璨的烟花竞相绽放,听着震耳欲聋的炮仗炸响,丝丝酸楚总会袭上心头。

印象中的除夕,除了盼望父亲给的几张毛票的压岁钱,剩下的如水般平淡的记忆都在流年中渐渐淡忘。

现在则不同,每到年关,父母特别盼年。

“儿子,妈买了你喜欢吃的尖把梨,苹果放到窖子里了,今年咱自家杀了头猪,还有五只大公鸡,鸡蛋、榛蘑都备齐了,就等过年了……”母亲如数家珍地汇报着,一股暖流贯穿时空,漫卷我的全身。“儿子,你弟买到火车票了,明天下午到家,就等你们呢!”父亲抢过电话,急急地说着。“儿子,想热乎的炕头了吧?家里暖气热着呢!”母亲在电话那头抢着喊道。

我笑着嘱咐母亲和父亲别忘了添加衣服,撂下电话,心头不禁一阵酸。

人近中年就开始不再盼着过年,摸着稀疏的头发、拍着隆起的肚子,瞅着眼角悄悄爬上的鱼尾纹,总会感慨时光如白驹过隙,匆匆间一日接着一日悄然流逝。古

稀之年的父母却像年轻人一样忙碌于田地与家之间,仿佛浑然不觉光阴流转,扳着手指数着日子,腊月一到,年关近了,心越舒坦。我知道,母亲在本子上早已经列好了除夕的菜谱,合上本子放在柜子的隔栏里,隔三岔五还会翻出来再填上几道菜肴的名字。父亲每天总是将日历翻了又翻,看了又看。门前的小路,母亲看完了父亲看。

怕年到盼年,父亲和母亲在心里越过了一道穷困的坎,却又在思念儿女的日子里焦急地等待着。盼,是一份期待,更是一份牵挂。

盼年的父母,夜夜难眠,聊着儿女们的点点滴滴,即使睡了,梦中也是孩子们的影子,醒来总会擦一把老泪。

年味在父母盼望中酝酿,又在等待中沉淀,宛如一杯陈酿芳香扑鼻却从不忍开瓶品尝。我那淳朴的至亲,今夜,我要饮下这杯老酒,醉在归乡的梦里。

归

陈政昌

是风筝扯长的线
是老槐树茏茏的根
田埂里那个田角飞
打捞过丢失的魂
是篱笆圈住的院
是暮色里虚掩的门
连绵起伏的山疙瘩
不老的红丘陵
离去时脚步儿重
归来的脚步儿轻
抬头望着天边儿数
哪朵是故乡的云

腊月的小镇

范方启

小镇万余人口,七八条街道,不折不扣的小。平时,半数以上人家关门,街道上的生机也就是双休日之外的一早一晚。孩子们越来越少,大人们也便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宠爱孩子,以为这样,就能给孩子们幸福。上学和放学,多数的孩子都由大人们接送,清冷的街道也便显现出短暂的热闹,以至于有些路段发生交通拥堵。小镇没有红绿灯,为何没有?一句话:用不上。道路宽广,不多的车辆,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放开速度跑。小摊小贩随便摆摊,因了这些摊贩的存在,小镇才有了一些人气。

过了腊八节,小镇好像在一场疲乏中缓过了劲一样,卖字画的、卖灯笼的、卖对联的、卖鸡鸭鹅的,南方味,北方味,纷纷云集于此,就在街道的两边拉开了阵势,就跟一场期待已久的大战役开打了一样,其实,前来光顾的还是门可罗雀。腊月过半,情形就完全变了,街道常常会被挤得水泄不通,不时能听到不耐烦的喇叭的声音,所有的店铺都大门敞开,叫卖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,最不起眼的店铺也是生意兴隆,仅仅是卖蔬菜的就占了几条街。

往日无精打采的商家,都像服了兴奋剂一样,因为太过于繁忙,一个又一个都邋遢得不成样子了,不过,一张张疲惫的脸上,还是流露着踏实和快活的神情。就连卖车修车的铺子,也是站满了人。卖灯具的,卖装饰材料的,也都不一般地忙,运货送货的车子突突突地开进,又一溜烟地开出。

在十字路口有一家老字号的字画店,平时也就是挂卖字画的羊头,行聚众赌博之实,但店家能写一手好字。在临近过年的时候,店家写字的这项专长派上了用场,求写对联的往往排着长长的队伍。六七家理发店,家家都是人满为患,理发的师傅连饭都顾不上吃,得接待一个又一个剪发、烫发、染发的人们。

腊月的夜晚,除掉路灯,各家各户的楼上楼下、房前屋后的灯也都亮了起来,跳广场舞的虽然少了,音乐的声音要到夜深才逐渐停下来,棋牌室里,则是彻夜灯火通明,不时有人进出。

往常压根就不见踪迹的宵夜的摊子也给摆上了,并且,生意也不是一般的好。早点店也把作息时间向前推了三四个小时,为天亮后做足准备。

腊月的小镇真的是好不热闹呀!可是,只要过了年,一切又都恢复如常。感觉这小镇的人,也都像候鸟一样,气候适宜了,拍拍翅膀走了,留下的多半是老弱病残这样的留鸟。那么多能飞回来的鸟儿,还不是接受了一个传统的呼唤,有些人,早在小镇之外的地方有了新的家。即便是有了新家,可能也没做长久居住的打算,只要时机适当,他们还会挪窝的,飞向更大更好的地方……



漂洋过海的家乡味

徐光惠

前些天,当远在新加坡工作的女儿明确告知不能回家过年,要留在单位值班时,我和爱人心里都倍感失落很不是滋味。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,她却远离家人和朋友,吃不上丰盛的年夜饭,必定孤单、寂寞,但事已至此,我们也只能无奈接受。

前几天,女儿和我们视频聊天,无意中提到她的一个同事年前要回一趟重庆,同事家离我们不远,爱人便问:“小梦,要不这样,我们托同事给你带点好吃的过去?”女儿说:“老爸,路程那么远,带着多麻烦啊!再说了新加坡天气热,带过来估计会坏呢。”

晚上,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,想到女儿在异国他乡孤零零地过年,一个人多半又是泡面、外卖对付了事,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女儿从小就是个“好吃狗”,尤其喜欢吃麻辣口味,像本地小吃绝味鸭脖、丁家坡洋芋

片等百吃不厌。小梦虽然嘴上不说,心里一定非常想到家乡的味道,我何不给她带点过去呢?缓解一下她的思乡之苦。我联系到女儿的同事,她欣然答应。

每年春节,母亲都会熏制一些香肠、腊肉,香喷喷的也不油腻,麻辣可口,是小梦的最爱。当她得知女儿不回来,我正在给女儿准备带东西后,马上提了满满一口袋到我家,颜色精黄锃亮,散发着浓浓的腊香。

“惠儿,妈今年正好多做了点香肠、腊肉,给小梦捎带点去。”“妈,你咋拿这么多,小梦哪里吃得完呀?”我对母亲说。“小梦不是最爱吃我做的香肠、腊肉吗?多点无妨,留着放冰箱里慢慢儿吃,在那边想买都买不到呢。”母亲一脸的自豪。母亲虽然年近八旬,却一点不糊涂,一辈子为儿女付出,如今她把对儿女的爱又延续到了孙辈身上,我心里一阵感动。

我去市场上买了绝味鸭脖、丁家坡

洋芋片、红豆腐,还买了两斤鲜红的干辣椒回家,做了一罐香喷喷、油汪汪的油辣子。然后我将这些东西有的抽成真空,有的捆扎好,足足一大包,沉甸甸的。

我特地给女儿写了一张小纸条,夹在包裹里。“小梦,你不能回家过年,爸爸妈妈都很想你,你一个人在外边,要照顾好自己,不像在家里,想吃什么就有什么,我们给你捎了些东西过来,让你尝尝家乡的味道。”

女儿的同事带走了沉甸甸的包裹,也捎去了对女儿沉甸甸的牵挂和祝福。当女儿收到这份长途跋涉、漂洋过海的新年礼物时,她激动地在视频里大声尖叫:“哇!老爸、老妈,谢谢你们!终于可以吃家乡的美食啦,看到都让人流口水,太好了,老爸、老妈,我爱你们!”

看到女儿开心的笑脸,我和爱人也颇感欣慰,愿女儿在遥远的他乡依然能品尝到家乡的味道,温暖她思乡的心。